



学经济

在极端经济中窥见未来

□邓宇

成熟的经济体有很多相似性,但极端经济体却个个不同。英国学者理查德·戴维斯开创性地撰写了《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一书,将主流经济学未曾触及的经济发展形态、模式和特征一一呈现,补充了传统经济学一直忽视的边缘国家和地区。

极端经济体的发展模式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既有来自历史发展的遗留问题,如国家和地区政局的不稳定性,缺乏法治,难以调和的宗教、民族冲突,加上一些境外国家和组织的干预,导致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正常化秩序无法建立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民间自发的、非正规的社交网络与财务网络蓬勃生长。这些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传统低效的市场欠缺精良的设计与制度的规范,但这也恰好证明了,一个有生机的,能够推动供给和需求的市場会自发地涌现出来,即使是在被人遗忘的角落。

近年来发生的自然灾害显著增多,对地方乃至全球经济造成了一次次巨大冲击。由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耗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造成了严峻的环境破坏,极端情况出现的频率更高,对经济的冲击更大。这一趋势不禁让我们思考,我们是否具备承受极端事件的打击并从中恢复繁荣的能力和韧性?《极端经济》向我们生动展现了2004年印尼海啸后亚齐的案例。亚齐是海啸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该地区有12万人在海啸中死亡,10万人流离失所。当地村民们失去了一切,然而那里却是经济快速反弹的地方。这固然得益于国际援助带来的物资和资金,但读者也将看到,在亚齐当地的传统但非正规的黄金交易市场是如何迅速发挥了作用,帮助客户筹集资金;也会看到海啸造成的毁灭性破坏是如何化解地方的冲突,弥合了裂痕——无论是政治还是宗教层面的,而这让人们能够齐心协力,更愿意接纳新的治理理念,这一切都为重建奠定了基础。



但也有不怎么激励人心的故事。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首都金沙萨曾被认为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地方,那里有品质极好的甘蔗、棕榈油和烟草,丰富的煤炭、铜和黄金矿藏。但丰富的自然资源并没有为该地带来繁荣的经济发展。绝大多数生活在金沙萨的人每天的生活费都要低于国际贫困线,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是不可能的,当然也没有失业津贴或住房救助。糟糕的经济状况不仅仅出现在发展中国家。英国的格拉斯哥曾经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从这里生产出的巨型船只在1870年—1910年推动了第一次贸易全球化。但进入20世纪后,曾经是这个城市的名片的大型船厂接二连三倒闭,格拉斯哥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再也未能恢复往昔繁荣。金沙萨和格拉斯哥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极端”的代表——他们曾经拥有令人羡慕的优势和潜力,但这些潜力却不知何故被浪费了。作者追问造成这类衰败的原因。显然,腐败的政府,糟糕的经济政策,耽于现状而停滞的技术创新都“功不可没”。

值得一提的是,在金沙萨,恶劣的环

境——腐败且不作为的政府催生出了庞大的非正规经济,参与到这个体系内的民众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政府难以对其进行打压。每个人都在拼命地谋生,用作者的话说,“这个城市的活力与贫穷都是令人难忘的”。在格拉斯哥,造船业繁荣发展的年代催生出口稠密的社区,进而孵化出社区内非正规的商业、金融网络,这种网络建立在邻里间的信任关系之上。但造船业没落后,格拉斯哥又进行了大规模的住房建设,本意是拉动经济,同时为市民提供福利住房。新的公寓有更多的空间,有花园和独立厕所,人们兴高采烈地搬进新家。但在很多年以后,格拉斯哥的研究者们意识到,当年的安置计划实际上打破了邻里关系,破坏了原有的社区结构,扼断了社区自生的经济网络,将这座城市的经济进一步推向了衰败。格拉斯哥的居民们逐渐感到与世隔绝和孤独。今天,这个城市的人口死亡率是整个不列颠群岛最高的。

在《极端经济》这本书中,无论是成功的故事、失败的故事,还是仍在挣扎与探索的故事,都为读者提供了更多元化的经济模式参考。也因此提供了许多关于国际协作、全球治理方面的启示。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经济体占据了全球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顶端,贸易的全球化并未带来经济的普惠性增长,甚至造成了经济发展不平等的加剧。极端经济体所面临的困境与潜在风险无疑反映了这种发展不平衡。我们必须认识到,发展经济发源于每个个体享有好的生活的权利,这意味着经济在发展的同时必须关注到平等与可持续性。

今天的极端经济形态,或许在明天将成为常态。人类在极端境况下表现出的智慧和韧劲超乎想象,而我们可以从这些案例中吸取经验和教训。经济学家凯恩斯把那些生活在塑造经济趋势的极端情况中的人称为“我们的先头部队”。观察他们是思考未来经济的有效方式,因为他们正在为其余的人窥探应许之地。

新书秀



1986年,“现代旅行文学教父”保罗·索鲁在时隔六年后,再一次来到中国。他在中国大地上与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在上海人民公园英语角里练习口语的年轻人,想去做进出口生意的学生、刚刚经历过浩劫的知识分子……他用犀利幽默的口吻,一路吐槽不断,但也用冷静、理智的眼光,剖析中国人的性格,发现时代变迁下中国人的生活日常与思想变化。



鹿野靖明患有肌肉萎缩症,12岁时就被预言“活不过18岁”。他无法自主翻身,能活动的只有头和手,24小时内要有4名陪护。身体虽然有残缺,他却有着一颗渴望自由的心。他吸引了500名志愿者前来护理,95本《看护笔记》呈现了2580天与疾病斗争、与志愿者相处的笑泪日常。一个努力“活着”的人生,一次相互支撑的旅程,从被预言“活不过18岁”到42岁去世,他短暂而精彩的一生深深影响了很多人。

读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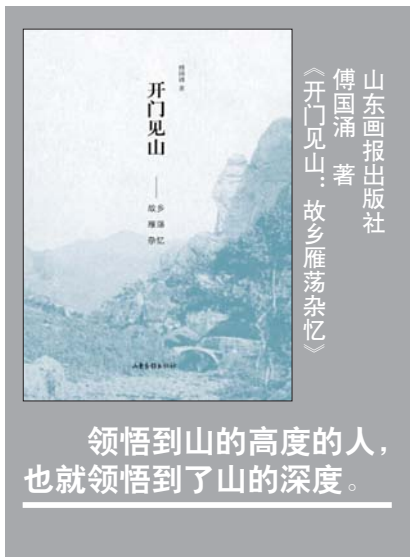
石头之歌

□苏羊

在许多场合,傅国涌都说过类似的话:“本质上,我就是一块石头。这石头来自大雁的故乡,南来北往的大雁,以飞的姿态活在石头中间。”《开门见山:故乡雁荡杂忆》就是石头“从自身吐出的心石”(保罗·策兰语),上面刻着桑叶转化为锦缎的整个过程。开门见山,见的不是已在古老的天空下伫立了数百万年的山,而是从大地深处刚刚隆起的崭新的山峰,是从火山口喷涌而出的滚烫的岩浆。

“童年构成了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一个人是在他的早期形成的。”这是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说的。《开门见山》使我看到一个叫“傅国涌”的小孩,是如何慢慢地成为现在为我们所知的“傅国涌”。我们甚至可以把这本书看成他童年、少年的心灵探索史。他的童年,物质上无疑是匮乏的:“这里几乎没有肥沃的土地,泥土少,石子多,石子地只适合种生命力顽强的番薯。”山上的柴,“既有生火做饭之用,也是家家户户重要的收入来源,一担柴挑到集市上卖了,可以换来豆腐、食盐、日用品等”。

在他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以后,我来到了雁荡,借山而居。八九年的时光浮云般地飞逝,但山中的每一个清晨、白昼和黄昏,明亮而美妙。不管是云里还是雾里,晴空万里,还是烟雨蒙蒙,雁荡山的美,都像一把锤子,敲打着我的心扉。在这座亿万万年不变的山间行走,听瀑布追逐“自由”的轰鸣声,我很容易理解,在日常交往中他何以会如此坚韧、沉稳而亲切。他常说自己是山中的一块石头,然而,在他身上,我同时看到了水的温润和包容。“自然环境与人类情感之间的联系,是一个神秘深奥、不宜简单作答的问题。”有一点是明确的:一个人能出生在这样一座山里,是上帝给予他的特别奖赏。人类文明史上有许



多的教育家都曾强调过,自然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日复一日,仰望着这座大山,他发出了这样的大哉问:我们一生的岁月在山的面前又算得了什么。……人无非是活在时间的纵深处,暂时地拥有时间,又被时间所吞噬——这座山让傅国涌体验到“比寂寞更深的静止”,也让他感受到了山的确定不变。“即使路过我家老屋门口的一条条高压线分割了天空,拉过千万年沉默的大山,犹如狰狞的工业化巨兽,试图吃掉山中的寂寞,而不会说话的巨石依然安静如初,平淡地看着农耕时代的消逝,人类的不断折腾。”领悟到山的高度的人,也就领悟到了山的深度。

三十多到四十多岁之间,他在西子湖畔写出了《金庸传》《叶超超传》《百年寻梦》《笔底波澜》《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大商人:影响中国的近代实业家们》《百年辛亥:亲历者的私人记录》《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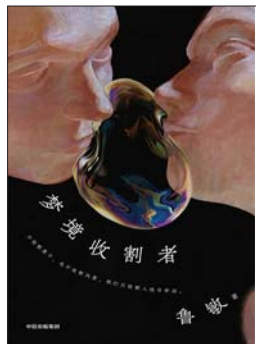
等影响过一个时代的著作。他笔下的人物大多数都是青史留名的人。然而,这一次,在《开门见山》里,他用饱含感情的笔调,回忆了他的生命中留下痕迹的人——那些也许不会被历史所记录的人,那些在历史的尘埃中活过、笑过、爱过、哭过的人:外公外婆、父亲、母亲、大娘舅、小娘舅,他的同学、朋友以及他遇见的老师……这是他的个人记事,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有温度的“进行时”。他写人,不是为了写单一的个体,而是为了折射这些人身上所表现出的那个时代。“每个人生在不同的时代,所要承受的命运还是会不同。即使一个卑微渺小的生命,也是和他所在的时代联系在一起。”

相比于“时代”,我更感兴趣的是个体的情感——人类历史记载的往往都是大事件、大智大勇的人、作大恶的人、行独裁行径的人、发起战争的人,热爱征服的人……但让人类延绵至今的,却是宏大历史叙事中被剥离的普通人的情感:爱情、友情和亲情。在《开门见山》的那些故事中,我读出了“成全”两字。如果说始于童年时代对阅读的喜爱,奠定了他写作的基础,那么生命中一个个温暖的人,则成就了先生做人的底色。

我认识傅先生七年,常为他的为人处事所折服,为他不遗余力帮助他人的行为而感动,不明白他在青春时代经历过长期的幽暗岁月,何以竟能像一棵向阳的植物那样,充满丰盛、明亮、温暖的光。读完这本书,我想我已找到了答案。他身边的人给过他的爱是如此充裕,当他行走在黑暗中,这些爱护持过他,照亮过他,引领过他。现在,他把这份爱回向给了中国的儿童们,不吝自己宝贵的时间,致力于培养他们“获得用母语跟这个世界对话的能力,扩展感知世界之美与善,赢得做人之尊严的可能性,开阔他们的视野,提升他们的想象力,审美力和思想力”。



本书起源于作者詹姆斯·道斯对二战老兵“中国归还者”的访谈。这些人年轻时曾犯下最残暴的罪行,却将自己的后半生奉献给了反战主义的布道。作者以小说家的笔法演绎他们的战时回忆,串起了书中各主题之间的脉络,并汇集哲学、文学、宗教和社会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关于“恶”的思考,借以还原“邪恶”的真相、成因、背景及其内隐的意涵。



书中收录了小说家鲁敏近年全新创作的十则故事,直面生活深处的事件:监控镜头下的生活轨迹,游泳池边的非典型相亲,四十七楼上的一次喝酒,亦喜亦哀的避世灵修,朋友圈带货女孩的突然死亡……鲁敏与她笔下的人物一起,在喧嚣中孤独,在孤独里努力,日思夜想但触不可及。她体察隐秘于日常的潜流与欲求,以一贯的锐利冷静,从滚滚尘烟中寻找并辨认出“突如其来自我”。时代巨人们轰然奔走,微小个体默默自持。鲁敏以笔为刀,收割故事里的复杂人性,抚慰荒谬内部的创口。在那些微茫的时刻,啜饮生活的味甘微苦。